

# 中国艺术学科体系研究的当代价值与路向

——“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研究学术论坛”综述

樊启鹏 刘 硕

2008年12月13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研究”课题组联合《文艺研究》杂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研究学术论坛”,来自文化部教科司、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东南大学、山东艺术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研究”学术论坛是近年来中国艺术学科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聚会,也是课题带头人黄会林教授会同众多学者专家,就当前艺术学科领域存在问题所做的一次深入探讨,是对整个艺术学科领域的回顾与展望。论坛包括主题发言、分组讨论和总结发言三部分,小组讨论的议题包括:

1. 中外艺术学科:历史、现状与发展
2. 艺术学
3. 中国各门类艺术创作与学科建设
4. 中国艺术教育学科发展与师资队伍建设
5. 中国新兴艺术学科发展
6. 艺术学科评价。

一、重新确立艺术学科地位、加快学科体系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与会专家一致充分肯定了中国艺术学科体系研究的当下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孙玲指出:艺术在学校教育和人文学科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时代的发展对艺术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各种新兴艺术形式的不断涌现,也促使艺术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必须做相应拓展和建设。文化部教科司社科处处长陈迎宪认为:艺术学科构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社会经济巨大发展之后,人民生活有了巨大改善,对艺术的需求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各种新兴艺术正在出现,对此都需要对艺术学科进行历史的、时代的应答。课题组首席专家黄会林教授在介绍了课题组近一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以及召开本次论坛的背景和构想之后,就课题框架设计及相关议题,和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广泛互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回顾了该校艺术学科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

设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路盛章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晓欧教授等都充分肯定了当前研究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的重要性,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课题组、一所大学、一个学院的事情,这个学术课题与众多艺术工作者密切相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吉象教授提出,今天艺术学科发展非常快,但是我们现在所授学位都是文学学位,制约了艺术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的学科调整虽然简化了学科分类,加强了学术规范,但是造成一级学科艺术学、二级学科艺术学重名,带来了概念上的混淆,应该尽快将艺术学升级为学科门类,并下设五个一级学科。

二、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理论研究要直面社会现实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凌继尧教授的主题发言题为《把应用艺术学纳入学科体系》,突出应用艺术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以往研究二级艺术学,主要是研究艺术原理(即理论艺术学),根据现实的需要,应该加强对应用艺术学的研究。他结合社会实例,阐述了在我国发展应用艺术学的迫切性和积极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名誉所长邓福星研究员在主题发言时,提出艺术学科体系研究要以艺术的实践发展和艺术现实为依据,一个学科或者一种理论的建构,必须要有这个学科实践的基础,艺术实践的发展是理论研究的依托。不仅要深入到各个不同艺术门类,还要深入到具体艺术家创作实践当中,去研究具体的创作过程和创作心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张同道教授指出,艺术实践的变化已经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思考,艺术学的很多原理已经受到艺术实践的挑战,原来的艺术概念已经受到质疑,在传统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框架中,对诸如艺术消费之类问题的研究十分有限,艺术学的内涵和外延、学科体系框架都应该根据艺术实践进行相应调整。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教授在谈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指出理论架构离不开实践,要特别关注当代艺术实践,它们已经大规模地深层次介入

了当代生活。

三、调整学科体系应坚持开放性原则,而开放的边界和调整方向亟需研究

二级艺术学学科体系框架亟需调整,而且调整要坚持开放性原则,这是与会专家的共识,但是大家对于调整的方向和一些具体细节有不同的意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旭光教授从自律、他律(外律)和互律三个角度,分析了制约艺术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以及艺术如何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变化,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考察,他提出“艺术学学科体系应该具有开放性”命题。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彭锋教授认为,框架的界定应当采取一个相对开放的态度,为新东西留下讨论空间,不必太深究体系的完整性。

张同道教授指出,传统的框架是“西学为主、中学为辅”,但是二者“合而不融”,一些现实问题没有在这个理论框架上体现出来,而且这个框架的产生出现了严重的符号化过程,把艺术的某些东西变成标准化的东西,削弱了中国艺术的丰富性。《文艺研究》副主编陈剑澜编审认为,建构体系时应该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追求中西融合,过分强调中国体系没有意义,在使用这些范畴和体系逻辑的时候,能够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把自己经验的异质性适当挑出来,把中国艺术特殊的方面在深层次上提出来,才是非常有价值的。胡智锋教授认为,西方的理论框架可以保留,完全推倒重来不太现实,但要更多地渗透一些中国化的命题,建构艺术学科体系框架时,适当传承一些传统话语是应该的,但更应该增强话语体系的时代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史可扬教授认为既有学科体系往往有其合理性,不必试图全都打破。

四、加强中国艺术学和各门类艺术的研究,提高全民族的审美趣味

彭吉象教授认为,加强普通艺术学的研究刻不容缓,由于我们的艺术界和艺术教育界长期存在重实践轻理论、重技巧轻研究的现象,因此加强普通艺术学的研究,特别是加强中国艺术学研究不但有利于提高艺术院校学生的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通过广泛的艺术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水平和艺术素养。他提出,中国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出现了无数的艺术家,产生过无数的优秀作品,我们的理论非常富有特色,影响和决定着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审美趣味的变化和发展,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认为,在艺术学科体系

建构研究中,需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重建中国艺术学科体系的话语系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然后再和西方的体系进行融合、对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池瑜教授呼吁加强中国美术学研究,他认为中国在艺术批评和艺术史方面自觉较早,其特征是对作品的直接感悟为切入点,以评带动了史和论,他说整个 20 世纪是“拿来”的世纪,对传统的重视程度不够,应该由一批有责任心的专家学者,把这个工作做起来,一点点建立起来,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在强调重视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他也肯定了西方进来的一些观念、方法对于我们学科建设的积极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王克芬研究员强调传统舞蹈、传统文化应该在艺术学科体系建构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她结合具体实例和亲身感悟,阐述了舞蹈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她认为传统舞蹈教育应该更广泛地进入我们的教学体系,进入学生的业余生活。

五、借鉴西方经验和其他学科资源,建构中国艺术学科体系

方法论也是本次论坛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胡智锋教授认为在学科建构的资源方面应以艺术学为主,但可以在相关学科中采取拿来主义,借鉴其他学科资源,什么对我有用,我就借用什么,有的学科,比如说传播学,已经有了很多成型的概念,有些东西对艺术生产传播的流程很有阐释意义,完全可以借用,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很多成果,完全可以借鉴,他同时也强调,完善是没有止境的,在追求完善的同时,要珍视阶段性成果的价值。邓福星研究员在研究方法上谈到了中西方的区别,他谈到西方常用的实证方法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中国的艺术不是完全可以量化的,中国的艺术现象无法完全用纯逻辑性、纯理性来进行研究。张同道教授指出,他越来越感觉到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研究需要更多新的东西,这个课题在申报时就引进了现代统计学、现代调查、社会学研究方法,但是他同时也提出了自己“保守的想法”:今天的艺术学研究,我们还有没有边界,我们在方法论上还能够做什么样的调整,这引发我的一个担心,会不会调整之后研究出来的东西跟我们假定中的艺术可能完全没有关系了。换句话说,艺术管理学是艺术学还是管理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学,艺术经济学可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事,而不是艺术的事。

六、关注新兴艺术的学科和产业发展,促进文化建设

文化部教科司社科处处长陈迎宪认为,新兴艺术学科作为学科来说还很不成熟,但是很值得关注,它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彭吉象教授指出,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产业几乎都涉及到艺术,都跟艺术有关,所以尽快设立艺术门类,规范和理顺艺术类学科,既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既是促进我国文化大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向创新型产业发展的需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肖永亮教授指出,目前众多新兴的艺术门类、艺术现象、艺术形式不断涌现,艺术教育急剧膨胀,但是存在大量违反艺术教育规律的情况,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如何确立新兴艺术在艺术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并进行相关理论梳理工作,是个重要而又迫切的难题。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路盛章教授认为,基于当前新兴艺术教育上的混乱状况和评价体系的缺失,

从微观的具体工作入手,进行大量的资料收集与整理,比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建构更加切实可行。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就新媒体等新兴艺术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发表了看法,对其独立成为一个学科表示质疑。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晓欧教授认为新媒体的发展必须依托于传统媒体和传统艺术,独立出来不太合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梁玖教授提出自己关于艺术学科评价的理论构想、九个暂定的一级评价指标和方法论上的设想,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回应。上海大学蓝凡教授提出,艺术应该分为艺术学和应用艺术学,艺术学科体系要明确分出理论体系和应用体系,相应的评价体系也应该分开。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 空间转向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

谢 纳

长期以来,传统历史学叙事始终占据统治地位,重视时间维度的探索,忽视空间维度的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维定势。在传统历史学叙事的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时间性、历史性、事件性等历时性分析成为文艺理论研究的主导模式;在基本原理层面,注重探究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规律、文艺思潮流变;在创作主体层面,注重研究艺术家生平历史、创作历程、风格演进;在文本分析层面,注重分析情节发展、性格形成、叙事时间。文艺研究历史时间维度的不断强化,导致空间维度的弱化。因此,如何将空间性思考引入文艺研究视域,建构起一种关于文学艺术的空间理论或“空间批评”,成为当代文艺理论转型创新的生长点。

### 一、空间转向与传统历史学叙事的解构

在20世纪文化思想的震荡转型中,空间的理论研究突破线性的历史时间束缚,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题域,人们将其称之为“空间转向”。空间转向作为当代文化思想范式的转型,是提问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方式的转

换变革,因此,它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体学术研究范式的重大改变。在空间转向的影响下,美学理论、文艺理论与空间理论相互交叉渗透,促使当代文艺理论在艺术与空间的互动阐释过程中不断展开。

西方文化思想界发动的“空间转向”运动,是20世纪后半叶社会生活、文化政治和学术思想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空间转向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4年,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1976年,福柯发表题为《权力的地理学》的访谈,宣告当今时代已进入到空间的纪元。福柯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sup>①</sup>两位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空间问题予以高度关注,标志着当代西方文化思想进入到一个空间的时代。列斐伏尔注重空间问题的哲学反思,为空间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列斐伏尔看来:“如果不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因此,“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sup>②</sup>。面对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大规模空间生产与重组,列斐伏尔将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其日常生活批判的进一步